



新編
鳳
雙
飛

程蕙英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四

新编凤双飞

(四)

清·程蕙英 著

林岩 黄燕生 李薇 肖蕴如 校点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六年·北京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阵雨/胡弦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0.11

ISBN 978-7-5354-4695-4

I. 阵… II. 胡… III. 诗歌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83951 号

责任编辑:沉 河

责任校对:陈 琪

封面设计:朱赢椿 霍雨佳

责任印制:左 怡 包秀洋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武汉市楚风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:5.875

版次: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3843 行

定价:20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第三十九回

为良人美女盗奇丹 堕巧计蛟精弃陵水

〔前回书中讲到张都督恃才轻敌，已被蛟精捉住，囚禁番营；何世威退入城中，与众徒弟商议半夜，毫无计策。楚绛霄道：“督爷技勇绝伦，尚且被他捉了，可知妖法利害，我们去救也徒然。莫若明朝待我赶到西路，报与殿下得知，若请他移兵到此，斩妖服怪是他的拿手，怕不救了都督，斩了妖精？”世威道：“我也计无所出，只好如此的了。”〕商议定，歇身躯，来朝五鼓听啼鸟。绛霄早起忙装束，膝上牢拴两道符。有口能言书不用，饭完正要上征途，那知天不从人愿，忽地阴云起四隅。隐隐雷声闻四野，条条电影掣云衢。拳头雨点从空下，顷刻街坊可养鱼。直打得城上兵丁难立定，浑身湿透乱奔趋。急忙撑起牛皮帐，收拾旗旛马共车。将就大家存立住，眼观急水涨沟渠。〔汤、常二将猜是那妖妇晓得我们要去请教，所以撮弄下这场雨来的。楚绛霄道：“这也未必。如今芒种初交，正是要下雨时候呀。〕若无霖雨依时降，田内禾苗也要枯。正所谓天道流行生万物，岂真作法是妖狐。我们只顾将城守，此刻虽难上路途，早只今宵晚明日，必然雨止现金乌。那时再去非为晚，〔像督爷这等一个有福人，难道就真会死在妖怪手内么？〕列位宽心且听予。”大众闻言虽道善，武师只是记贤徒。昨朝料也曾伤损，所以遭擒入网罗。又想他虽只心雄并胆壮，终久是出身富贵享丰腴。身穿锦绣犹嫌硬，口吃珍羞

尚道粗。偶有伤风并咳嗽，就苦得眉头促损气难舒。成群仆从随身转，信口还将师父呼。如此荣华娇养性，怎经忽做贼营俘？纵然尚未分身首，痛苦之灾可免乎？若歇三天并五日，算来难保没疏虞。思量到此真焦躁，呆望青天手捋须。无奈青天偏作对，浑如倒海与翻湖。不知要到何时歇，闷得英雄气也无。

慢表城中何教习，再讲那蛟精得胜快心窝。早来打点提兵出，杀尽华人喂马骡。谁料忽然天下雨，小军飞报急如梭：“请将营寨移高阜，免致诸军水内拖。又恐华人行毒计，沙囊决水发洪波。”〔蛟精笑道：“些些小事，何必移动大营。”吩咐心儿：“出去好生布置。”心儿答应而出，绕着寨栅也画了个石灰圈，进来覆命。停了半晌，这雨越下得大了，众番将终觉不放心。蛟精就领他们到营门口一看，〕只见外边大水将盈尺，独有圈中不异初。地白草干无滴水，众蛮拍手笑呵呵：“娘娘有此神仙法，中国之人值几何？岛主王爷无量福，今年稳取汉山河。”〔蛟精洋洋得意道：“你们今日且去放心将息，明日再听指挥。”众将得令而散。蛟精回到后营，吩咐四婢道：“那张蛮子已受了一日一夜的苦，你们且送些酒饭去，试试他可有降顺之意否？”〕小妖四个同声应，好酒连忙取一壶。把肉切来三寸阔，更兼白饭与青蔬。一程送到牢房内，听讲青年胜子都。因胆大，受灾磨，身遭监禁贼人窝。肩头伤重连心痛，一夜浑如一岁过。一日又因无饮食，凭他铁汉也须磋。身眠草上难翻转，正是心焦没奈何，忽听得嘻笑之声人进来，抬头却见四姣娥。手携碗笈壶瓶类，走到身前做作多。三寸弓鞋把身上踢，笑声不止唤“囚徒，娘娘赏你肴和酒，快起来塞饱了皮囊再受磨”。说得张郎心更恼，思量开口骂蛮婆，只因呼吸皆疼痛，料想难于大喝呵。只好闭着口儿睁着眼，怒容不睬众妖魔。〔众妖怪见他勇力虽消，雄心尚在，便觉有些害怕，不敢十分

侮弄他。只得改口道：“娘娘着我们送酒饭在此，将军请起来吃了再睡。”逸少听罢，方才答应道：“我坐不起，怎样吃法？”众妖笑道：“等我们扶你起来便了。”逸少道：“桌椅全无，难道就在地上吃么？”众妖道：“桌椅虽无，我们自有个道理。”说罢，就一齐坐下来。心儿从后扶起，意儿托着菜盘，灵儿捧着酒壶，巧儿执了杯箸。安排定，酒忙筛，奉劝殷勤果不差。逸少只因身负病，口中泛苦舌尖麻。菜蔬几色全无味，犹幸香醪味颇佳。连饮数杯壶已竭，众妖又把饭来挨。强吞半碗喉咙咽，吩咐收回快取茶。两婢应声收了去，香茶热水一齐拿。筛茶恭奉将军口，洗面完时还代措。意欲放他重睡倒，督爷又乃唤番娃：“我身生长中华内，不惯安眠在乱柴。你等既来服侍我，须将枕席另安排。”四妖听了眯眯笑，“才得留生口就夸。做出许多高贵品，昂昂气概把人差。〔殊不知认也不曾认得我们，那个肯这等服侍你？”逸少道：“为何就不认得？”向着心儿道：“你是昨日被我砍一刀的女将。”向灵儿道：“你是撑船的女子。”向巧儿道：“你是骑牛的牧童。”意儿道：“我又是谁？”张都督实在说不出了。三个笑道：“他便是山里的道人，可是变了相你就不认得了。”逸少道：“认得不认得都也无关紧要，你们就不肯服侍我，我也不来强求，快些走开，等我好睡。”四妖又笑道：“不要这般煞气，我们还有好话儿在此讲与你听听何如？”你今既要身安享，何不就改换粗心学了乖。投我国，弃中华，娘娘一定喜无涯。非惟得用封官职，还要留在身边同玩耍。我每自然常服侍，风流快乐胜仙家。比到那不降愿作刀头鬼，身首分离没处理，到底谁甘与谁苦，请伊自去想胸怀。”张郎已识妖魔意，试且将言骗骗他。半晌停言消怒色，点头佯做口嗟呀：“为人谁不贪生命，谁肯真将死日巴。止不过恨你主人心太狠，将人弄得两眼花。不知何物伤身体，性命将危痛转加。羞恶

之心人尽有，焉能折气跪裙钗。”〔众妖笑道：“若不用些毒手，那能够捉得你来。你若肯投降，娘娘有妙药，自然包管原医好了你。”逸少摇头道：“他若先医好了我，我才肯降他；如其不然，宁可被他杀了罢。”四妖听了，不敢再言，只得同进来回覆主母。蛟精道：“这个听他不得，我若医好他，他越发不肯降了。”心儿道：“若不医好，他又不降；倘若痛死了，岂不可惜！”意儿道：“娘娘是恐他没有真心之故，依丫鬢愚见，莫若今夜就弄他进来，先成了好事，他自然就真心投服了。”灵儿笑道：“他痛得动也难动，做出什么好事来？”巧儿道：“这也容易，若到了这里，娘娘只要先用些手内工夫，把他痛苦先医好，就可欢娱两意谐。久久看他心已定，那时方可用丹砂。补其筋骨如前勇，再做将军也不差。”妖后回言“虽也好，只恐他口中还要乱胡柴。岂非羞了娘娘面，莫若心儿替了咱。先去试他从与否，我为后辙看前车”。

心儿听说非常喜，叩谢娘娘赏美差。闲讲一回天又暗，忙点了宫灯一盏是红纱。〔其时天气温和，军营里本来不用被褥，只拿了一条猩红绒毯走到后营，对逸少笑道：“你的造化，娘娘着我来医你，医好之后，即速投降。”逸少道：“我既说明，岂肯失信，但不知怎生医法的？”心儿道：“不消细问，做出自知。”说罢，就把草铺铺匀，放上了绒毯。〕扶过将军重睡好，解衣脱裤又宽靴。张郎只为身难动，两眼睁睁悉听他。脱到一丝不着体，绒单揭起半条遮。只将两手相扶衬，长爪轻轻背上爬。指掌如绵温又软，按摩胜比药来搽。片时顿觉伤痕愈，既不酸疼也不麻。此际张郎心大喜，失声不觉笑哈哈：“果然医得毫无痛，神效非凡手段佳。”妖婢听他言一句，登时放胆念头歪。自有那迷魂技艺都拿出，这时候任是无情也要邪。几至身躯难定主，忽然一想挫银牙。妖精不比凡间女，莫为这片晌风流误国家。只是终须无力气，不能动

手把他叉。耐心惟有装酣睡，妖怪心中乱似麻。反覆推摇频叫唤，无如难动活尸骸。鼓声已听三更转，妙绝张郎实可夸。假睡竟成真睡去，妖魔也觉力微衰。欲心化作东流水，只当今宵吃了斋。气极翻身也闭眼，远身而睡不来挨。〔一忽醒来，天色已有些亮了，看看这位名公，〕犹然闭目如无气，发怒抽身拔绣鞋，挽起青丝衣着好，进来细底诉根芽：“原来这个张蛮子，气力单将门面排。上阵行兵真个狠，好一似出山猛虎恶狼豺。被窝里面毫无用，竟像那煨灶狸猫烂死蛇。踏断尾儿头不动，莫如绑去快哈喇。”娘娘耳听丫鬟说，默默低头手剔牙。仔细思量终不信：“男人那有不贪花？还是你自家没福难消受，到底还须我对他。”〔心儿听了，方不敢做声。〕

〔娘娘用过早膳，又出帐一看，见这雨落得更大，不觉计上心来，唤四婢吩咐道：“外边的水想已深了，我们趁此出去，兴起波涛，先把他全军淹没，可不省了许多手脚么。”四婢奉命，即时结束停留，同出营门。只见平地上已有七八寸水，众将官都来观看，四个小妖钻下水中，大妖立于水面。〕这是他出身海底技之常，遇水而兴势益狂。四小妖现了原形波内搅，愚人看不出短和长。只见霎时水涨波涛起，白浪滔天似海洋。无不称奇并赞叹，果然仙法世无双。水随妖怪妖随水，声似雷鸣势莫当。顷刻之间盈四野，可怜没了几村坊。城中将士因天雨，正是心焦没主张。皮帐高撑同把守，忽听得响声一片异于常。非锣非鼓非雷震，尤胜乎万马千军出战场。众口称奇朝外看，眼前一脉白茫茫。原来是滔天大水从东至，已及城头半截墙。此际不由都吓坏，齐声发喊闹嚷嚷。楚绛霄说道“真奇了，此地非为近海疆，天雨无多刚一日，为何洪水忽为殃”？徐荣猜是番人计，决水河堤用土囊。常奋武连称“都漫说，正经急在怎拦挡”？何武师毕竟多能

千，喝止诸人不要慌：“这一回真是妖精施法术，只消定性可提防。”〔汤绳武道：“若是妖法，自然要用狗血破他，只是那里备办得及？”世威道：“没有狗血，人粪也是一般。”吩咐众兵道：“快往百姓人家取来泼他下去。”〕众军得令如飞走，百姓闻知魂也亡，净桶端来忙奉献，近城还有大毛坑。肩挑手掇纷纷到，耽搁无多片刻长，水又比前高尺许，城门尽在水中央。诸将士，好惊惶，指点军民手脚忙。各处乱将人粪泼，风吹扑鼻好奇香。蛟精怕粪从来说，今日施为正着腔。四个小妖先已到，水中滋味大家尝。登时呕吐头疼痛，挫了威风怎发扬。曳尾垂头兼闭口，都到那城门脚下把身藏。

〔妖精一住，水头也就住了。城上见水势略定，也略觉放心。楚绛霄道：“此时水色颇清，你们有好眼力的可来帮着我看看下边，毕竟有甚么妖物在里边作祟？”〕众将军答应齐来到，帮衬年轻楚二郎。东望西张都未见，世威眼力最高强。已经看见城门下，屈曲弯环四物长。伏在水中不敢动，满身鳞甲映波光。似蛇有脚龙无角，恰是蛟精作祸殃。指与众人方看见，人人发恼拍胸膛。开弓搭箭齐齐射，妖怪原来听得详。掉尾回身舒四爪，浪头激起响乒乓。穿梭竟是归原路，弩箭虽多不着伤。恰遇大妖从后到，闻知越觉气昂昂。〔就喝他们依旧变了人相，〕跟随左右拿兵器，念起真言风更狂。脚踏波涛来得快，城头将士正观张，忽然水面人来到，五个妖娆怪女娘。前面便为强贼妇，金冠雉尾绣衣裳。后边四个年轻婢，双柳垂鬟一样妆。身上单穿红比甲，八条玉臂舞刀枪。分明就是蛟精变，弩石齐来箭似蝗。妖妇手中挥宝剑，胸中念着鬼文章。纷纷矢石空投水，又有诸军放鸟枪。那妖怪魔全不惧，大家弄得没商量。只得又把尿粪泼，〔这尿粪泼来，虽然泼他不着，终久水就涨不起了。〕妖魔也觉心焦躁，难

道好空手回营削面庞。发狠齐声朝上骂：“城头一众狗儿郎！既然无计将人奈，何不开城早早降？尿粪泼人真可笑，饶伊泼尽总无妨。这般主意何人出，想是卑田乞丐王，市井棍徒无赖辈，常常泼粪闹街坊。今朝事急将来用，辱杀了一统中华称大邦。请你快些收拾起，若有那英雄好汉正堂堂，早些城上飞身下，与我娘娘战一场。”妖怪骂人真会骂，声声入耳赛笙簧。别人个个心中怕，哑口无言像木桩。只有世威该倒运，被他骂倒不成腔。不由激起无名火，气涌咽喉利害忘。大叫一声如虎吼，飞身一纵出城墙。三尖利刃高提起，直砍妖魔喝贱娼。〔妖精正是扬武耀威之际，那料得果有个人跳将出来，〕倒吃一惊几砍中，慌忙就把剑来挡。何武师本事原高妙，就在那水面冲锋战女娘。妖怪心头惊且异，看他身披铁甲响星桑。犹然踏水如平地，那有凡人这等强？必定也为精与怪，故而加倍把心当。小妖也是心中怯，八眼呆睁立在旁，〔至于楚绛霄，虽然晓得水性，不过能够在水底里伏得几日罢了，〕若讲那踏水而行终不会，谁人再敢出来帮。众妖大战多时候，真是双龙搅大江。刀法如神何教习，凭他妖怪弄阴阳，终须力怯难挡抵，冷汗浑身着了慌。又想这厮真个勇，不宜竟是他伤。必须捉去招降服，正好帮扶我大王。痴打算，在胸膛，真言口内念洋洋。袖中飞出稀奇宝，软似丝绵白似霜。捏在手中无一把，抖开不过丈余长。有名叫做温柔索，飞在空中放白光。倏忽飘然朝下坠，英雄此刻怎提防。着身顷刻收来紧，缠扰周围数百行。好像虫投蛛网内，一任你铜浇汉子铁金刚，千斤勇力无从使，虎入牢笼变了羊。妖后抢来拎在手，四鬣夺取宝刀扛。大家得意回身去，且转营中把体面装。大水滔滔随怪走，霎时退尽现平阳。城头将士人人见，好似那恶梦初醒意渺茫。水已无踪妖没影，满城幸免一时亡。单单捉去何无敌，急坏了楚

二、徐荣、常与汤。面面相观无理睬，捶胸只有叫穹苍。

慢谈此处人人急，再说那妖怪回营意气扬。〔众将官迎着问道：“大事如何？”狡精假说道：“俺家初意原要灌城，其后思量不忍害那些百姓，所以原缩住了，先捉得一员勇将回来，等天色晴了，再去攻城。”说罢，把何世威放下，自己升帐坐定，好好的问道：“你这厮姓甚名谁？是何官职？既被娘娘捉了，须速从实报来！”世威此时一些也展动不得，只得答道：“俺这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北京城里一个何世威也。不做甚么官职，不过是张都督的教师，你要问我则甚？”〕妖怪闻言吃一吓：曾记得丈夫常与我谈量，北京教习何无敌，武艺精通力最强。先与他身多见好，五年从学习刀枪。后来反目成仇寇，记恨于心死不忘，若得一朝拿住了，必须砍做肉泥浆。然而我看他骁勇，恰是擎天一栋梁。杀了之时真可惜，莫如好语劝他降。当时打点诸般计，坐上抬身把笑脸装。忙唤丫鬟松绑缚，并将交椅摆于旁。小妖应声将索解，〔索性连甲也卸了下来，〕只剩蓝袍夸马长。扶上金交身坐定，妖魔启口叙温凉：“原来就是何师父，与我夫君张大王，向是师徒称莫逆；止因分散不同乡，俺家又未知名姓，得罪多多在战场。此刻说明真抱愧，伏祈海量要包涵。”世威已喻妖精意，只得回言“不敢当！若说尊夫张起鹄，与我相交还是小时光。至于长大成人日，久已成仇变面庞。招官事，卷行囊，远遁高飞在四方。贼屁龟奴都做到，忽然南面又称王。我身誓不将他认，他的为人更不良。恨我之心深入骨，向来料也告妻房。今朝既已身遭缚，师徒之名再不当。速把世威枭了首，等他也好快心肠”。妖魔听了迷迷笑：“足见英雄志气昂。非是俺家不晓得，也只为深知夫主性情刚，必有那粗心冒犯师尊处，所以成仇不合腔。若果被他亲手捉，自然也要逞强梁。幸而遇俺知明白，不忍英雄屈丧亡。奉

劝若能降我国，自当一力功夫郎。冤仇解释重和好，师父还将徒弟帮。并力同心成大事，后来富贵享安康。英雄贵在知时务，请把斯言仔细详。”教习闻言心暗笑，开言又乃告红妆：“深蒙错爱愚顽汉，论理投降也不妨。但是中军先在此，还该细细与他商。他如不服吾难服，他若降时我也降。”〔姣精笑道：“这也使得，但依我想来，莫若投降的好。若必然不肯，俺只得准备囚车，奉送二位到大王手内，听他发落的了。”说罢，就着军士领进后营，与张都督相见。〕

〔列位，你道何世威既无伤损，妖怪为何就肯这等宽释他？原来这温柔索最是利害，将就些的人被他捆过，就要瘫软一世，即使英雄好汉，不歇一年半载，也不能复元。此时虽未软瘫，提刀挺枪却是休想了。〕所以放心不用锁，将他送进后营房。小番即便回身去，立定英雄把眼张。空营内，像马坊，又无桌椅又无床。一堆乱草排窝铺，都督呆呆坐在旁。金甲红袍何处去，随身只剩短衣裳。一头黑发蓬松乱，损瘦了莲花好面庞。真是无端遭困危，不由心内好凄惶。上前正欲开言叫，都督抬头更着忙：“师父好生城内住，为何也到这边厢！”世威叹息将身坐，细说如何短共长。气得张郎心也碎，一交跌倒铺中央。武师着急连声唤，用尽平生两手挡。挡起多时怀内靠，依稀晕死再还阳。气平也把前情诉：“可恨妖娆忒逞狂！生长到今十九岁，这般磨难实初尝。”〔世威听完了，不觉倒笑起来，道：“原来有这许多奇文，实在受了大苦。然而事已如此，那里飞得上天，我正要与你商议。”〕勾肩附耳低声说：“何不随机且诈降？若得同眠真便宜，轻轻结果这婆娘。”张郎摇头称“难也，万恶妖魔岂不防？又有小妖为羽翼，焉能容我试锋芒”。〔世威道：“你若肯从他，这几个小妖在我身上，包管调开了。你若没有刀剑，只要骑住了他，扯着两

腿一撕两开，也就够了。”逸少道：“一撕两开，总要力气去做的，我今虽只无疼痛，筋骨终须受了伤。两手不能持寸铁，半身兀自软洋洋。焉能撕得人儿动，白把身躯送陷坑。倘被妖精缠杀了，可知做鬼没威光。”世威笑道“何多虑，起鹄身非铁与钢。与彼成亲已数载，还能造反要谋王。你的才能更比强徒胜，平日贪花处处狂。到如今就口慢首来送你，吃他几日有何妨。只消等到精神复，管取成功在卧床。若是此时单做硬，妖娆必起毒心肠。立时斩首营门外，纵使名流万载芳，到底算来非上算，焉能定国与安邦？”〔逸少笑道：“事势虽是如此，无奈我一个好端端的身子，娼妓且不曾嫖过，怎么就与妖怪睡起来？纵使成功，到底是一桩缺玷。莫说别样，只被郭老大就要埋怨杀了。师父既有这个算计，何不自己去就了他，可不更比我了当几倍？”世威道：“我这般年貌，自分做不来，所以要劝你去。”逸少道：“妖怪的心性，管甚么老少媿妍，况且你这等人尽也看得，他又这般好待，焉知不爱你这几根胡须？你若以自荐为羞，等我荐你去就是。”〕

〔正笑之际，忽见四个小妖送进酒饌来，就请师徒二人席地而坐。饮了几杯，心儿问道：“你们商议得怎样了，到底降也不降？”逸少答道：“你家娘娘的好心，我也知道，降是自然降的，无奈此时力气还不曾复，若要陪他睡觉，其实不能。〕有烦回复他知道，他若能耐着心情慢讲章，等我数天神力健，再图欢乐效鸳鸯。倘若性急难相持，我实难于用力撑。幸有吾师身在此，不妨先去伴娘娘。他身虽只非年少，四十才过发未苍。上阵英雄不用说，攀花本领更高强。中华妇女人人爱，真是个风月场中老在行。管取娘娘心大喜，你们也在好从旁。偷寒送暖沾余惠，胜比孤眠叹夜长。”众女闻言俱大笑，齐声说道“好夸张。既然师父能如此，徒弟因何不像腔？见了女人眉就皱，头儿缩向颈中藏”。〔逸少正色

道：“我是有了病，所以这般，若为好时，何惧之有？你们若不相信，只要去问问大王，他在暹罗国里靠此为生，到底是那个的传授？”众妖想了一回，似乎有理，灵、巧二婢就到内营对主母说知。蛟精道：“话虽不差，只可惜年华欠少，终久不甚相当，只好赏与你们用用。张蛮子却断断不肯饶他。你们且出去看他醉了就扛进帐来，俺自有处置。”二妖答应而出。又把他酒杯内下了迷药，任凭海量张都督，吃了迷魂酒一觞，不觉心昏神困顿，死生患难一齐忘。倒身头枕师尊膝，顷刻酣然入梦乡。灵巧二妖忙动手，一头一脚就来扛。世威此刻心惊跳，站起身来撇酒浆。两手齐拖拖不住，被他扛了去忙忙。这边两怪嘻嘻笑：“他去原非上法场。正与娘娘同快乐，襄王神女会高唐。你今何必空忧虑，现有相陪人一双。”教习回言“且慢说，若能成就尽平常。只恐怕督爷不顺着娘娘意，性命交关没抵桩。烦你二人先打听，若是他们安稳效鸾凤，方能使我心无虑，与你们睡到来朝日照墙。”二婢回言“真扯淡，这般绝世美红妆，有何不愿相从理，还要差人去听梆？”说罢上前来扭扭，何武师虽非道学念文章，只因老大邪魔退，任你扛扶不上场。况且心因徒弟挂，浑身失措意徬徨。钻眉跌脚推开手，独自盘旋绕帐房。两个小妖真气杀，师徒一体是戎囊。回身急走喃喃骂：“着甚来由两眼盲。与这死囚空叹气，莫如还去守孤孀。”〔一面骂，走将出来。〕

〔先说灵、巧二妖，把逸少扛进帐内，〕其时已是夜黄昏，红烛高烧香细焚。一众蛮姬先退出，单单留下女妖精。人已到，喜盈盈，扶上胡床仰卧身。内外衣衫尽剥去，妖魔细看尚沉昏。就将一盏清花水，先向他身脸上喷。然后自将衣服解，强挨玉体近郎君。面庞着了张都督，酒意分消渐渐醒。似觉身躯谁依靠，朦胧开口唤师尊。妖魔笑道“非师父，是你尊堂嫡娘亲”。逸少闻言方

举眼，突然一见好心惊。厉声便喝“妖烧妇，廉耻全无是甚形”！意欲推开身坐起，妖魔捺住不容行。此番急得心头跳：难道由他做不成？幸喜下身还可动，急时须要尽平生。双龙飞脚齐齐起，正中妖怪腹共心。颠下胡床真痛杀，连声阿育地中蹲。张郎坐起思量走，怎奈衣衫没处寻。灵、巧二鬟都吓坏，忙扶主母唤连声。大妖此刻羞兼怒，也不穿衣再着裙。就向桌间抽宝剑，赤身赶上骂冤魂：“这般不受人招举，必要娘娘动狠心！”照定头颅只一剑，此时任是铁将军，算来却也难逃命，但听铮然响一声，万道红光冲出脑，满营照得焕然明。妖魔虎口都麻木，力乏头眩耳乱鸣。又是一交朝后倒，小妖两个眼儿昏。直到一杯茶后红光散，方敢幽幽走近身。扶起娘娘重细看，眼前那有死尸灵？依然一个张都督，端坐胡床怒目睁。此际不由心不怕，浑身发抖汗淋漓。齐齐缩向旁边立，逸少开言喝贱人：“还敢这般呆着脸，快些还了我衣襟！”大妖悚惧忙挥手：“速速还他送出门！”二婢闻言方奉上，张郎着好下床行。暗中不认来时路，呼喝丫鬟掌了灯，左右搀扶方出帐，匆匆竟转后边营。正逢心、意回身出，一见虽知事不成，不敢开言多立住，〔等他进帐去了，〕方才结伴一齐奔。回来细问方才事，妖妇穿衣定了神，细说其情“真作怪，满心断送彼残生，那知头上红光起，倒震得两臂酸麻虎口疼”。二婢闻言俱大骇：“这等说来莫非竟是一仙人！就将监禁成何用，必要飞腾上了云。”妖后回言“无此理，神仙岂肯被人擒。无非命不该当绝，遇难成祥福最深。今夜原因吾性急，明朝越要好看承。待他久久知恩德，是必倾心入我们”。说罢自家方睡了，满腔烈火化成冰。

张郎回转牢棚内，教习犹如见宝珍。欢笑相迎来道好，相携坐下问其情。张郎备诉方才话：“可恨妖魔泼又淫。不得成奸羞

变恼，抽刀就劈使人惊。彼时我亦无招架，自料身躯两半分。谁道平空一声响，红光万道忽飞腾。妖魔转自翻身跌，我却全无伤半星。以此脱身重到此，看来到底命该生。故而白刃难加害，落得今宵显个名。”教习闻言惊又喜，细思还把舌头伸：“死生固是天公注，达士从来看得轻。只想彼时扛进去，你身竟是醉昏沉。被他剥到浑身出，曳去拖来行到行。幸是雌妖终不恶，将人弄醒再云云。倘然遇着雄妖怪，顺水推船事已成。然后醒来何法处，不生不死到难禁。”张郎答道：“诚如此，可见区区是福星。不遇男妖偏遇女，有劳师父代耽惊”。苦中作乐同声笑，此夜安眠梦稍宁。

五更过，鸡又鸣，云收雨霁太阳升。妖魔急急抽身起，点了骁雄一万兵，四个小妖都结束，出营发狠去攻城。寨中只剩三员将，守卒无多半万零。内帐单留诸婢女，话中再表一佳人。妙容小姐随妖后，住在营中几日长。眼见生擒张副帅，明知就是自夫君。四名妖婢常奔走，送酒搬肴服事勤。聪慧之人何须说，已晓得内中必定有私情。故而晚上先回避，清早娘娘出了营，一众蛮姬都散走，姣娥独卧自沉吟：日前便晓张都督，兵过琼台复府城。数日痴心还指望，我遭贼掳定知闻。此时又值军相遇，但愿他身破贼兵。带我身躯回故国，也不枉当年费力两联姻。谁知妖法真难测，破贼无功反受擒。可惜英雄真上将，堂堂仪表正青春。一朝误落斯人手，节败名亏更损身。撇却君王并父母，妻儿不得再相亲。早难道世间男女皆同调，貌美伤躯确确真。想到其间悲欲咽，不由珠泪自纷纷。正当无可如何处，忽听得帐外传呼自己名。拭泪慌忙趋出外，原来却是一番兵。〔见了道：“你就是真妙容么？娘娘走到半路，着我转来吩咐你说，那两员敌将监在后营，须要好生供待，丫鬟们若去服事，还要你去照看一回，切不

可把他们轻慢。”小姐听了，暗暗喜欢道：既然如此，目下不比当初，正是流离患难之际，倒要去看他一看了的。〕当时答应称“知道”。就叫同班姊妹们，美酒佳肴仍送去，师徒两个已抬身。详观两婢容非旧，教习开言问一声：〔“昨日那四个丫鬟都到那里去了，又换你们出来？”二婢答道：“那四个是娘娘贴身伏侍的，今日都跟去攻城，所以换我们出来的。”〕逸少闻言犹不乐，恐防妖妇破坚城，千军万马俱难保，有负朝廷是怎生？想到愁烦呆袖手，杯中有酒不知吞。世威虽也心中跳，又恐贤徒闷越增。强打精神翻劝解，回头又问二钗裙：“你们那个能弹唱，都督跟前劝几巡。”两婢回言“都不会，另呼会者劝将军”。抽身进内忙传话，小姐点头说“正应”。便唤了五个歌鬟来劝酒，自携乐器也随行。一同来到监房内，另设绒单远坐身。象板轻敲和玉笛，琵琶弦索配胡琴。莺喉宛转歌新曲，不亚中华上国音。逸少初时不在意，听来方觉动心神：蛮姬那晓中华乐？不免抬头细细睜。对面两排人六个，五人相貌只平平。一般都是蛮装束，小袖长衣艳色新。止有一人中国扮，蟠龙宝髻玉为簪。鬓边也不堆花朵，水绿衫儿白绢裙。蓝缎弓鞋裙底露，约来三寸竟无零。肩琐琐，骨亭亭，约莫芳年近二旬。香盼疏眉悬胆鼻，梨花粉面淡红唇。尖尖手按梅花笛，目不邪观耳听音。绝少轻浮粗俗气，真如野鹤在鸡群。此时不觉生惊骇，放了犀杯自忖论：此女形容非俗辈，更兼相熟在双睛。分明就是真家女，被掳身随乱贼军。幸得相逢真可喜，料他心内也知因。只因一眼将他看，依旧呆呆不举樽。两个番姬都好笑，提壶只与世威斟。世威也在心中想：这个裙钗品格精。好像何方曾见过，莫非都督意中人？今朝夫妇当场会，咫尺天涯难认亲。半晌之间终了曲，五音六律一齐停。张郎坐上方开口，独指东边问美人：“看你衣装非外国，丰姿更不类贫民。必为宦室